

悦读古典名著书系

纵横 三國



竺洪波等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5207.413

22

悦读古典名著书系

纵横 三 國



竺洪波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横三国/竺洪波等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10

(悦读古典名著书系)

ISBN 978-7-5326-2891-9

I. 纵... II. 竺... III.《三国演义》研究 IV. 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305 号

撰 著	竺洪波	田艳妮
	李 莉	周长艳
责任编辑	蒋惠雍	冯 一
整体设计	姜 明	明 婕
绘 画	戴敦邦	

悦读古典名著书系

纵横三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375 字数 229 000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891-9/K·634

定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2431119

序

唐高宗的股肱之臣薛元超平生享尽荣华富贵，却有三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一是没能进士及第，二是没能有机会参与修国史，三是没能娶五姓女。薛元超位极人臣，三个遗憾中竟有两个与文化有关，不由得让人感慨系之。我想这恐怕不是薛元超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唐代的社会风气使然，如梁启超所言，是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清代学术概论》）一个众人都对文化心向往之的社会，它的繁荣昌盛几乎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对辞书出版社推出这套“悦读古典名著”书系感到非常高兴。高楼深院中的学者，把他们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以晓畅疏朗的文字娓娓道来，不经意间将读者领入古典文学的殿堂，对于经典的解读、文化的普及功莫大焉。

说到普及，好多人以为此乃“不为”而非“不能”之事，其实不然。真正要写好一本让读者“悦读”，又能准确传达文学名著精思妙意的书并非易事。与那些“戏说”的作品相比，这套书在学理上显然是严肃的，作者均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这些名著不仅了然于胸，而且颇有研究心得。视野所及，不仅有文学，还有史学、美学、社会学等种种，字里行间不乏作者的一得之见。但它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却是当代读者很容易接受的，避免了学术论文的模式和逻辑思维的语言，代之以漫谈、随想一类不拘一格的框架和形象思维的语言，以致读者毫无受严师戒教的那种压抑，而有与亲友促膝长谈的欣慰。

正因为作者对古典小说如数家珍，积累丰厚，又对时代精神有深切感受，因此也就与时代精神有着同步的内涵。当然，也绝不是随俗或媚俗。我只能说绝大部分作者都举重若轻

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时代精神的流露也是自然而不显痕迹的。如果呈现出一种类似添加剂之类的语句或篇章,那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完美。

有人理解这一工作是俗讲经典,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古代的小说以白话文为主,并不艰深。当诗文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小说本身就是不入流的“弼马温”,清人所谓的“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内中就蕴含着对阅读通俗小说的时尚的讽意。如今其之所以被视为经典,则是因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能经过长时期的考验而愈益显示其夺目的光彩。现在古代小说成了经典,“雅”起来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读者。当代读者已对古典小说名著敬而远之了。学者们把它们从神坛上请下来,就仿佛是穿越时空隧道的导游将自己的心得用极其亲和的方式讲出来,不失为一种引导当代读者走近经典的好办法。而表达的浅显不等于信手涂鸦的随便,更不等于内容的肤浅。丛书的作者大多出版过学术专著,这次选择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为的是让文学研究圈之外的读者能够“悦读”,可以想见其背后所下的功夫、为出古入今而偿付的心血一定不少。难得的是,这一工作不仅仅决定于作者的学术水平,更需要对作品、对读者都有独到的敏锐感悟,在表达手法上则又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感情。这本书的价值在此,其难度也在此。

有“俗”的基础,才有“雅”存在的空间。两者是既对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并且可能是彼此转化的。所以,这一书系所做的工作,既为雅而俗,让经典走向民间;亦为俗而雅,让民众走近经典。朗月清风之下,茶余饭后之间,无论雅俗,一卷在手,如得警幻仙子引领一般,走进太虚幻境去探个究竟,实在是一件快意且有意义的事情。

回到开头所讲的话,社会的繁荣从来离不开文化的昌盛,那一定不是个别人的喜好,而应该是一种“流行”和“风气”。这套书系的出现,可以说是顺应了某种“风气”,也可以说是在推动某种“风气”的生成,所以我愿意为之写下前面那些话。

是为序。



2009年9月

第一集 《三国演义》出炉前后 1

第一才子书 4

执历史演义小说之牛耳 9

目录

第二集 帝蜀寇魏——历史与道德的

亲密碰撞 15

『帝蜀寇魏』的『三起三落』 19

草根『拥刘反曹』的『一往情痴』 24

文坛骄子『颂蜀』的闲情雅致 27

揭『拥曹』与『拥刘』的真容颜 30

第三集 英雄时代的群英谱 33

英雄一怒定成败？ 36

剑即是我，我即是剑 39

声讨皑皑白骨上的英雄功绩 44

新解『英雄史观』 47

第四集 『桃园三结义』一统三国天下 51

『桃园三结义』结的什么义？ 55

刘备，为『义』失江山 58

从义薄云天到败走麦城的关羽 61

张飞的小弟之『义』 64

桃园结义与民间义文化 67

第五集 『三分天下』的君臣关系 71

控臣于掌股之间 74

感臣于涕泗之时 80

得臣于礼贤下士之心 86

第六集 中国式『权谋』 91

庙堂之计：宏观的韬略 94

离间计：否定之否定 97

围师必阙：懂得放手的艺术 99

连环计：单薄的美丽 101

攻心术：『O』大比拼 103

疑诈之术：小聪明大智慧 105

托孤中的谋略：永安宫中的

伏笔 107

第七集 『多智近妖』的诸葛亮 111

解密诸葛亮的性格魅力 113

失败者的泣血凯歌 116

诸葛亮的性格悲剧 119

风雨飘摇的君臣将相 123

第八集 替『乱世奸雄』翻案 127

历久弥奸的曹操 129

真奸诈还是真性情 136

亦奸亦雄数曹操 142

第九集 扶不起的阿斗 145

阿斗之名何时变臭？ 147

客观评阿斗：『不亦卓乎！』 152

最大赢家——阿斗的生存

哲学 158

第十一集 三国政治中的谶纬文化 177

谶谣：玩的就是『玄妙』 180

『天人感应』的星相与异兆 184

梦兆，应是旦夕祸福？ 189

第十集 君子之儒抑或小人儒 161

入世之儒：匡扶济世豪杰梦 164

出世之儒：提壶春月为

哪般？ 168

通融之儒：游走在出入之间 171

小人之儒：雕虫翰墨折志节 173

第十二集 三国女性素描 193

貂蝉：具西施之貌和荆轲之胆 196

孙尚香：生死相许关乎爱情？ 196

徐氏：令须眉浊物汗颜 204

感天动地的『女丈夫』 207

坏事的常常是女人吗？ 209

第十三集 得人才者得天下 213

曹操的人才观——有才无德，兼收并蓄 216

刘备的人才观——德才兼备，有质无量 222

孙权的人才观——任人唯亲，守成亦难 227

第十四集 『魏晋风度』与三国人物 231

政治：魏晋士人永远的痛 234

文化：不关风月的情与恨 238

审美：超越时尚的行为艺术 242

后记 246

《三国演义》出炉前后





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

“历史的星空”是央视1994年版《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那厚重的历史蕴涵伴随着优美的旋律感动了许多人——它时时让我们想起那遥远的黄尘硝烟、催人心魄的鼓角争鸣，想起那金戈铁马、群星璀璨的英雄时代，从而更加钟情那一部英雄史诗般瑰丽神奇的《三国演义》。“遨游历史星空”，也就是看《三国》，说文化，穿越时空，品评英雄，睥睨捭阖，驰骋纵横，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正是个不错的话题，也一定是一次充满激情、乐此不疲的精神之旅。

不过，万事开头难，真要说时却又茫然，正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谁让它是——一部“庶几乎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书呢。

不想故作高深，又不能免俗，那就从时下方兴未艾的“《三国》热”说起吧。

《三国》热了、火了，成了美国NBA里的热火队。

有人说这是因为易中天先生在电视里讲《三国演义》的缘故。这话有些道理：电视是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工具，尤其央视还是主流强势媒体，有很强大的号召力，能够上“百家讲坛”“风光无限”的除了俊俏靓丽的形象，满腹经纶的才识，还需要煽情的口才，表演的奇才，据说是经过层层“海选”千里挑一呢。他们品三国、评人物、讲历史，声情并茂，妙语如潮，加上时不时高论迭出，骇人听闻，自然要使得成批的观众（如今流行称“粉丝”）如醉如痴，一时间“沉醉不知归路”了。应该承认，在当今社会，电视壮声势，聚人气，引领时代新风，对古典名著和古代文化的普及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说“百家讲坛”或者说易中天制造了一个“《三国》热”，仔细想来总觉得有些滑稽。这里面至少有一些误解。实话实说，《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经典，历经数百年的锤炼、洗礼而长盛不衰，在它“热火”的时候，还没有“百家讲坛”和易先生的影子呢，而今天的“粉丝”们对《三国》的痴迷也似乎远没有达到古人“出涕唱快”的程度吧。所以，一个必须说明的真相是：如果说眼下的“《三国》热”是客观存在，那么根本的原因只能是在作品本身，而不是在《三国演义》之外。“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三国演义》根深叶茂、膏

沃光辉,类比《春秋》,永传宇内。并非“百家讲坛”和易中天使《三国演义》热火朝天,反而是《三国演义》使“百家讲坛”和易中天红遍了半边天。另外饶舌一句,这样的论断几乎适合于整个“百家讲坛”,诸如刘心武与“《红楼梦》热”、马瑞芳与“《聊斋》热”、于丹与“《论语》热”的关系亦复如是。他们之所以暴得高名,都是仰仗古典名著。现在我们就来“摆事实,讲道理”,追本溯源,知人论世,看看《三国演义》这部名著是如何诞生的,又是怎样风行的。

第一才子书

《三国演义》有个很响亮的别称,叫“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坊间也有叫“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的。“才子书”之名是由有“清代鬼才”之称的金圣叹——一个真正因为桀骜不驯而成为刀下怨鬼的“江东才子”——所创,其所指语焉不详,顾名思义大约是才子所作、才子必读、为才子所钟爱,或者读其书即成才子的意思。“四大奇书”则是专有名字,指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四部中国早期(明代)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正是它们与后来的《红楼梦》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大小说经典。中国古代小说蔚为大观,作品浩如烟海,《三国演义》能够脱颖而出,位列“四大奇书”已经非常了不起,而“第一种”的地位简直就是无以复加了。

或许有人会说,武无第一,文无第二,“第一种”云云不过是文人骚客自我标榜的伎俩,他们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可当不得真啊。《金瓶梅》不也号称“第一奇书”?《西游记》不也被誉为“天书”(似乎比奇书还高一等)?甚至像《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这样的二流作品还不是照样以“第一奇书”之名来自重!不错,这天下万物,自然都有鱼目混珠,妍媸互见的,文坛自我标榜的风气也是由来已久,书商要网射厚利当然也要作些含水分

的溢美之词“广而告之”，傻子才较真。不过我这里要说的是，列《三国演义》为第一奇书这回事看来并不存在当真不当真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真的，并不仅仅是“像真的一样”，作为一种评价，一种文学史定位，特别是在历代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无论如何都是名副其实的。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其实，从小说史来看，《三国演义》与另一部小说类巨著《水浒传》孰先孰后的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有资料显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同时也是《水浒传》的作者之一（明代早期《水浒传》版本有题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明人文献里也有罗贯中“编次”《水浒传》的记载）。而罗贯中是先写《三国演义》呢，还是先写《水浒传》，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既然是说不清楚，那么说《三国演义》是“第一种”即使不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也不至于有什么大错。这样一来，《三国演义》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比如在“四大奇书”中的排名就抢得了许多先机，《水浒传》纵有千般好处，也只能屈居其后。国人喜欢排名，像《三国》里的五虎将，水浒梁山的一百单八条好汉，十八位隋唐英雄榜等等，排名次序断然不能搞错，如果有谁想调整名次那就得搞出新的标准来。据报载：现在的高校有许多排名榜，有的按校史排，有的按规模排，不一而足，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体系里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只是苦了高考择校填志愿的学子，两眼茫然，不知听谁家的好，应了一句俏皮话：科考队上南极，找不到北。说到四大奇书，如果从问世的时间来说，列《三国演义》为第一种，应该讲是实至名归了。

在时间上充老大，终究不是太靠谱，“眉先生，胡后生，后生反比先生长”——后来居上的事情多着呢，那么就要看看《三国演义》的内容了。《三国演义》描写东汉末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分归晋的近百年历史，集中反映了三国时代各个政治集团奋发图强、问鼎逐鹿的军事斗争，同时也兼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生活，内容丰富，结构恢弘，篇幅巨大，气势磅礴，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大著述。马尔克斯的成名作叫《百年孤独》，《三国演义》则是名副其实的“百

年喧嚣”。

这样大规模、大容量的制作就决定了《三国演义》第一次使小说成为文化经典的可能性。小说成为文化经典,是一段艰难而光荣的历程,在中华文化史和文明史上都值得铭记。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向以经学与史学为正统,文学则属于文化土壤里的软地带,是要次一等的;而文学以诗文为主流,小说是稗官野史,小家珍说,甚至被视为“丛残小语”,“刳菟狂夫之议”等等,虽然说法不一,但都是指道听途说的意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那小说自然就更加等而下之了。所以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许多小说在问世之时虽然深受欢迎,引起轰动,甚至洛阳纸贵,但都是作者佚名,或者不愿署上真实的姓名,而用些什么“山人”、“主人”一类假名来敷衍搪塞,以至于后世种种非誉之词无所依附。这与现在的文人动辄要抢版权,打官司,搞得沸沸扬扬,“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如《西游记》,明代各种版本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们知道的吴承恩是经过鲁迅、胡适等现代学者的考证才确定下来的;《金瓶梅》的作者署名是“兰陵笑笑生”,分明就是一个由作者杜撰故意混淆视听忽悠人的假名;《水浒传》的作者题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集撰是创作的意思,纂修是修订的意思,可知《水浒传》的主要创作者是施耐庵,问题是施耐庵是否实有其人呢,据目前的资料实在难以确定,鲁迅推测他“是后来(将简本《水浒》)演为繁本者的托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仍然是个假名字。而《三国演义》则是一个例外,作者为罗贯中是确凿无疑的,因为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明嘉靖壬午年(公元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通称嘉靖本)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足以证明罗贯中的作者身份;罗贯中实有其人也是确凿无疑的,因为他是元明之际的著名作家,除了《三国演义》还有许多其他作品存世,另外明人关于罗贯中在元末动乱之际图王争霸的记载(那就是朱元璋、张士诚一类风云人物了)也是确证。所以从嘉靖本16世纪初期问世至今约500年间,《三国演义》始终没有出现过著作权(也即版权)的纠纷。

细细考究,这里有什么玄机呢?

我们先来考察嘉靖本的书名和作者署名。后人图省事把《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为《三国演义》其实是很不恰当的。这一问题的肇始者就是清初康熙年间将《三国志通俗演义》修订为“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演义》的毛宗岗。《三国志》是史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列为“前四史”,作者是西晋良史陈寿。而“演义”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可以理解为历史演义,是一种小说文体的类型,像人情小说、神怪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一样特指一类小说作品,其内容是讲演历史(主要是故事和人物),比如《隋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杨家将演义》,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这样理解和使用这个概念的。不过我们注意到,在罗贯中使用“演义”一词称谓历史小说时,因为是首次,《三国》也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历史小说,还没有所谓的“类”存在,所以显然罗贯中的初意并不是指小说类型。溯本探源,“演义”一词最早见诸于东汉名士范升对另一位名士周党的攻击:“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范晔《后汉书·周党传》)从这里我们了解到,“演义”一词最初是阐发经义的意思,因为《诗》、《书》、《礼》、《易》和《春秋》等儒家原典是很艰深的,需要不断阐发,才能让人明白易懂,于是阐发经义也就成了文人的职责,还几乎成为定位文人的一种标准,“文不能演义”就是说这个文人没有学问,不称职,不合格,在今天恐怕会评不上教授职称。后来,演义的对象扩大到儒经以外的其他典籍,如元人张伯成有《杜律演义》、明人杨慎有《绝句演义》,对杜甫律诗和唐宋两代的著名绝句作注音、训字、释义等,可见在这里,“演义”一词又有了通俗化阐释的意义。

联系《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演义”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了。《三国志》是正史,自然是很艰深的,它纵然字字珠玑,篇篇锦绣,也终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不是普通人能够阅读的,大家难免要感叹“只恨无人作郑笺”(郑笺指的是东汉大学者郑玄对儒经的注释)。罗贯中的工作就是充作“郑笺”,把《三国志》通俗化,“演义”说到底就是把三国历史用通俗化的语言演义(也可理解为现代语言的“翻译”吧)出来。所以嘉靖本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蒋大器在《序》中称《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

史”，说的就是这个事实。同样是讲历史，但《三国演义》因为“文不甚深，事不甚俗”，流行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陈寿的《三国志》本身，使“愚夫愚妇共晓共畅（三国的）人与是非之公”。只是令罗贯中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一琦思懿行在无意中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一类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并且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最重要、最蔚为壮观的流派。对此，古人说得好：“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顰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可知《三国演义》问世之初就是深受读者欢迎的，连文人士大夫们都“争相誊录”，搞得里巷间“人人得而知之”，可谓是名声大噪。禁不住要说，时至今日，斗转星移，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似乎也变得艰深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很难读懂或者没有耐心读完它了（在当今的中学语文课本里，那脍炙人口的“群英会”和“失空斩”可都是编入古文单元里的），于是乎有易中天先生顺势而出，瞄准时机，对《三国演义》再作一次“现代化”的阐释，成为“演义的演义”。

这样的事实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演义”虽然是全称与简称的关系，但意思不完全一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演义”突出了对《三国志》的通俗化，而“三国演义”中的“演义”则突出了历史演义这一小说类型。所幸《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创作的（其实是“编次”，与兰陵笑笑生创作《金瓶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原创还有一些区别），历史演义这一小说类型也是由罗贯中开创的，两者在罗贯中这一网结上得到综合，而不会引起什么实质性的误会。事实上，现在书市上这两个书名同时存在，并行不悖，一般的读者似乎不会去注意两者的区别了。其二，因为《三国演义》是以《三国志》为蓝本写成的，所谓“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史传是属于中国正统文化的范畴，再加上《三国志》还是正史，是晋武帝司马炎钦赐官修的，那就是正统中的正統了，用今天的话说就叫主流意识形态，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小说自然也就摆脱了“稗官野史”、“小家珍说”、“丛残小语”，或是“刍蕘狂夫之议”一类的帽子，可以昂首挺